

引子

《参考消息》2002年3月26日周二专刊第九版报道：3月20日清晨六时许，台湾“高检署”大批检调人员兵分三路，同步查抄了台湾《壹周刊》总公司、承印该杂志的秋雨印刷厂及该刊记者谢忠良住处。原因是：将于当日出版的《壹周刊》根据负案在逃的“国安局”前出纳组长刘冠军提供的“极机密材料”，详细报道了该局的“奉天专案”和“当阳专案”，揭发了当局自1994年以来设置秘密经费支持情报活动及大搞“金钱外交”的黑幕。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查，检调人员以“泄露国家机密，危及国家安全”为由，查扣了16万多册成品、半成品杂志和印刷网版，带走了谢忠良的私人笔记和文件，并口头要求不要继续印刷这一期的《壹周刊》。但是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，刊登有《国安局奉天、当阳专案大曝光》的《中国时报》抢先上市，刚被查抄过的《壹周刊》也置禁令于不顾，赶印32万册杂志上架出售，仅一天之内，就有逾10万册杂志流入市面。

延宕近两年的“刘冠军贪渎案”至此爆炸性地发展成为“泄露国家机密案”，台湾政坛再次掀起轩然大波……

这个故事，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。

第 1 章

天色很阴沉，浑浊的空气中夹着一些潮湿，偶尔有几滴雨点砸在脸上，有凉丝丝的感觉。台北的空气夹杂着灰尘，落在衣服上的雨滴留下了黄黄的斑痕。局长徐筑生衣服鲜艳笔挺，领带扎得仔细整齐，与他灰暗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他目不斜视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跨进了台北“国防部情报局”。

方芳端上了刚冲好的咖啡，放在桌子上，一声不吭地走了。徐筑生没有一丝血色的脸望着窗外，看了一会儿，又转过身，雕像般地站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》地图前，看着地图一动不动。工作人员都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，放下文件就悄悄地走开，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打搅局长。

方芳跟局长关系很铁，这个时候也拒绝了几个相好要给局长递话的要求，瞪着眼说，你们别烦局长好不好，就算我求你们了。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，说不准明天《壹周刊》又要刊登什么惊人的秘密呢。唉！局长现在也弄不清楚我们还有多少秘密在人家手里。匆忙从香港赶来的叶炳南来到门口也打住了脚步，轻轻地推开偏门，朝方芳招了招手。方芳走到门外，一看是叶炳南，忙问：叶站长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

唉！叶炳南叹了口气，我不回来行吗，《星岛日报》把什么都刊登出来了，我还能在香港呆下去吗？我来请示，到底该怎么办呀！方芳耸了耸肩，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：谁知道怎么办？一些点线都暴露了，代号、公司名称、银行账户重新更换都来不及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几十年打下的基础毁于一旦。叶炳南咬着牙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恨不得把刘冠军撕个粉碎。

“这个不是人操的野种。”叶炳南骂了句粗话，什么不可以说，说这个干什么？这下好了，大陆、港澳的情报网络全完了。有多少忠诚分子又要落入中共的手掌，要有多少年才能建立和

恢复。唉！国之不幸，国之不幸呀！话未说完，杨六生走了过来。

叶炳南握住他的手，感慨说：六生兄，你也撤回来了？

杨六生垂头丧气，连连摇头：“我不撤回来行吗，报纸上有我的名字，我不走，美国人都不干了。”华盛顿情报站站长杨六生比谁都搓火，本来他的工作开展得顺顺利利的，没想到《壹周刊》来这么一下，把他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。

“行了，你们都不要发牢骚了。”方芳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说，我进去看看，局长心情好，我就叫你们进去，要是心情不好呢，你们就再等会儿。两人点了点头。

方芳走进徐筑生房间，看见他正坐在那里喝咖啡，脸色也稍微好看了一些，这才走过去报告说，杨六生和叶炳南来了。徐筑生点了点头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方芳不敢再说什么，乖巧地退了出去。

C 国情报局巴罗走了进来。

“我的局座大人，怎么哭丧着脸？”巴罗笑吟吟地走到了徐筑生身边，笑着问，“难道还为那个什么刘冠军事件吗？不要懊丧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！这就像打仗，失败一两次算不了什么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反击。”

徐筑生没有那么好的心情，走到桌边，倒了一杯咖啡，端到了巴罗身边，有气无力地说，你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，对你，我没有什么隐瞒的，为了对付中共情报渗透活动，建立长远的基础情报网络，我们制订了“夏阳”、“黎明”、“先基”、“晨曦”、“春风”、“复华”六大计划。“先基”计划由我局负责具体实施，我把 G 省作为试验基地，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，这下好了，刘冠军那个王八蛋把我大部分点线都曝光了，让林秋、李子霖他们高兴得都乐昏了头，我……我能高兴起来吗？再要组织进攻，谈何容易啊！

巴罗笑笑，说出了他的计划。

“这……的确是个绝杀计划。”徐筑生看着巴罗笑了，有些忧虑地说：“……就是，这需要一位坚强的人去做。我们这样的人太少了啊！而且，会不会影响两岸关系？会不会让大陆又拿这个说事，弄得上面不好说话。巴罗，我有些担心。”

巴罗拍了拍徐筑生的肩膀，安慰他说：“你不用忧虑，一切由我来办，我会让你满意的。上面嘛，你不要管，我现在仍然是你们局的顾问，你们局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我的学生，我会选一个精干的人去完成这一使命的。”

“好。如果成功，我会好好感谢你的。”徐筑生脸上终于露出笑容，他朝送话器喊道，方芳，先让杨六生进来。片刻，杨六生毕恭毕敬站在两人面前。半个小时后，杨六生从房间里出来。叶炳南忙问，局长问了些什么？杨六生说，能问什么，还不是让我赶快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，做好收尾工作，下一步怎么办再说。我看呀！有着光荣传统的军统彻底完了，完了。说完一步三摇地走了。

叶炳南走进徐筑生办公室。

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，连中午饭也是方芳端进去的。到下午两点多钟，谈话才结束。徐筑生把叶炳南送到门口，握着他的手说，炳南，军情局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，损失不是一年两年十年八年能挽回来的，希望你能倾尽全力，为我们挽回点面子，让他们看看，我们这些人不是吃干饭的，需要局里做什么就说，在可能的范围里，我将大力支持。记住，这次局里派巴罗先生负责这个计划，你们一切都要听他的，严守秘密。有些事，我们是防不胜防啊！

“局座，你放心，炳南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”说完，叶炳南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，脚后跟“啪”地一个立正，一转身，和巴罗一块走了。

徐筑生又走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》地图前，许久，他从桌上拿起一支红色炭素笔，使劲把G省画了一个大大的叉，这才笑了。

紧靠香港的G省国家安全厅，这几天也忙得不可开交。厅长林秋、副厅长楚湘、东昌市国家安全局局长李子霖、处长南兰等人，一个个笑逐颜开，乐得合不上嘴。顺着《壹周刊》公布的公司，他们几乎没费多大劲儿，顺藤摸瓜，就把军情局在G省的代理公司清理干净了。该抓的抓，该捕的捕，该驱逐出境的驱逐出境。

“我们要好好感谢刘冠军啊。”南兰笑着对李子霖说，这样一来，他们要重新打基础，重新建网点，我看没有三年五载他们形不成新的网络。三十多岁的南兰，精明强干。比南兰小几岁的成名，高高的个子，削瘦的脸，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。他听完南兰的话，也笑着说，可不是吗，叶炳南这下哭都找不到地方，上次毛柏顺侥幸从东昌逃脱，我看他再也不敢来了，我们的确应该给刘冠军记一功，还有港澳台那些报纸，他们帮了我们大忙啊！

李子霖告诫说：“你们可不要太得意了啊！”

四十刚出头的李子霖，中等的个子，胖胖的脸，很忠厚朴实的样子，似乎与那种精明强干的形象沾不上边。但是，他却在这个岗位干了快二十年，是系统里公认的反间谍专家。他听完两个人的话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把一份情况通报递给南兰，严肃地说，我们虽然破获了不少窃密的案子，但从刘冠军这个案件来看，我们坐卧不安啊！竟然有这么多代理公司在我们鼻子底下公开地搜集情报，我们的基础调研工作，我们对“三资”企业的了解，都存在着重大问题。一个情报机关，靠对方的失误来取得胜利，不是一件光荣的事。南兰，你肩上的担子不但没有减轻，反而更重了，明白吗？

“明白。”南兰站了起来。她一目十行地看了看通报，收起了脸上的笑容，点点头说，局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叶炳南和毛柏顺是不会就此罢手的，他们还有可能采取新的办法，东昌市可能还有他们的点线。我们跟叶炳南、毛柏顺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，他们会有两条线，甚至是三条线，刘冠军说的只是代理公司一条线，我不会掉以轻心的。

“那就好。”李子霖点燃了一根烟，交待南兰说，明早我要到厅里汇报工作，商量下一步工作计划，你把处里的工作安排好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松，记住，徐筑生不是傻瓜，叶炳南也不是无能之辈，还有那个毛柏顺，都是军情局的精英，他们不会让你开心太久的。

告辞局长，南兰回到处里。

欧阳程瑞走了过来，这个比林秋、李子霖年龄还大的老同志，默默地把一份报告交到了南兰手里，看了她一眼，欲言又

止，南兰笑了：“欧阳，你是老同志了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”

欧阳程瑞忧虑地说，我看很多同志有一种可怕的情绪，认为刘冠军案已经把间谍组织打扫干净了，基础工作就可以不做了，有的同志还说，做基础工作，几年也结不了果，倒不如来快的，选一些重要线索查查，不重要的就放放。我干这个已经干了一辈子了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任何线索没查之前都无法判断它是否有价值。如果我们放弃一条线索，就有可能漏掉一群大鱼啊！南处，你可要保持头脑清醒，下面糊涂没关系，你要糊涂就麻烦了。

“欧阳，谢谢你的提醒。”南兰认真地点着头，过几天我就在处务会上专门说说这个问题。欧阳，希望你以后经常提醒我，我年轻，当处长也没有多长时间，你是看着我走进这个门的，千万不要看着我走的不对也不说啊！

欧阳程瑞点着头，认真地说：“不会的，我一辈子的奋斗就是要保卫国家的安全，我不会看到有危害国家安全的事而无动于衷，不要说你，就是李子霖，林秋，我也不会客气。”

南兰敬佩地点了点头，看着他的背影远去。欧阳程瑞是位老同志了，听李子霖说，他曾经是林秋的师傅，林秋进入公安机关时，欧阳程瑞就带过他。后来，林秋调入国家安全机关，也把他带过来了。南兰很敬重他，什么事都跟他商量，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。她知道，欧阳程瑞有很多经验都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。

她坐到办公桌前，认真研究下一步工作。

第 2 章

成名走了进来：“南处，去预审处吗？”

“走吧，我看看毛柏顺是如何做工作的。”南兰抬起头来，收拾好东西，拿了包就往外走。她坐在车上，成名这才介绍了案情。他说，据唐人交待，宋鸿达是最早来东昌市投资的台商，来之前，毛柏顺找到宋，要安排一个人在他身边，宋考虑自己的财产都在香港和台北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毛柏顺安排的人叫梅芊，绰号“青蛇”。梅芊来到东昌市后，活动猖獗，宋鸿达害怕了，又不敢说什么，就在这时，毛柏顺悄悄地来到了东昌，要求以宋鸿达的名义再组建分公司，由他派人来，被宋鸿达拒绝了，后来又谈了几次均没有结果，不久，宋鸿达就不明不白地死了。所以，唐人讲，宋鸿达是毛柏顺杀的，目的是给台商一个警告。

“是毛柏顺亲手杀的吗？”南兰问。

成名耸耸肩：“这个唐人不敢肯定，那时，他只是宋鸿达公司的一个副总，恐怕不会什么事都知道得那么清楚吧。南处，到时你问问。”

南兰没有再说什么，把头靠在汽车后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一年前，鸿达公司董事长宋鸿达被杀，在台商之中引起恐惧，公安局查了半天，也没有发现线索，那个梅芊也不知去向。公安局把案子移交到国家安全机关，也没有查出什么。这次刘冠军公布的案子，里面就有鸿达公司，唐人升任总经理，自然逃脱不了干系。

汽车开进了预审处。

唐人被带到了南兰面前，这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，头发已经掉的差不多了，除了脑袋周围还有几根稀疏的毛发外，头顶光亮。唐人见过南兰一面，知道她是处长，一看见她进来了，

就点头哈腰，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。

“唐人，你要老实说。”南兰盯着他。

唐人连忙点头：“知道。南处长，我可什么都交待了，你问成先生，我还为他们保什么密呀，都这个样子了，保也保不住了，是吧。董事长的死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。”

“那我问你。”南兰直奔主题：“那个青蛇是回香港了还是在大陆，宋鸿达是毛柏顺杀的还是青蛇杀的？”

唐人脸色苍白，哆嗦着说，南处长，我哪知道是谁杀的呀！董事长是被枪打死的，肯定是死于青蛇之手，不过，那几天毛柏顺也在东昌，董事长一死，他就回香港去了。我……我哪能弄清是谁杀了董事长，要不，我早就跟公安局说了。

“青蛇还在大陆吗？”南兰问。

唐人摇着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不过，我听香港的同事说，青蛇是军情局有名的杀手，她和白蛇是香港站著名的姐妹花。”

“白蛇是谁？”南兰问。

唐人看了一眼南兰，低下头，说，白蛇叫冷燕，是毛柏顺的情人，我没有见过她，听说这个女人精通易容术，没有几个人见过她的真实面容，我……我也是听说的，你们可以调查。

南兰又问了一些其他情况，就让唐人走了。

“毛柏顺……”南兰心里默默念叨。

成名慨叹道：上次我们要是把他抓住就好了。这个魔头，搅得我们不得安宁。下次他再来东昌，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抓住他。否则，他又要在什么地方给你来一下子，我们又紧张了。

南兰叹了口气，说，抓住毛柏顺，没有那么容易啊！他是只老狐狸，又是职业特工，是不好对付的。成名，抓紧审问唐人，看看还能从他嘴里掏出什么东西。我总觉得，青蛇不会离开大陆，毛柏顺也不会因为刘冠军案而就此罢手。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。

南兰回到局办公大楼，还没有进门，就看见局政治部主任陪着一位年轻的男子走了出来，南兰一看，这不是共青团东昌市委书记杨少白吗？比南兰小几个月的杨少白，是她的老熟人，两人都曾在省委党校学习过，关系蛮好的。她赶忙走了过去，

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杨书记，到我们局考察来了？”

杨少白笑着说：“南姐，你喊我书记干什么？叫我少白就行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说，我真羡慕你们的工作啊！听主任说，最近你们大面积丰收，好。改革开放了，有些人以为天下太平了，什么密也用不着保了，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有些人是不愿意看到我们中国强大起来的。南姐，有空到我那里坐坐，我对你们的“故事”很感兴趣。

“会的，会的。”南兰笑着说，你是我们东昌市的未来嘛，以后还要仰仗你支持我们的工作呢。

杨少白摇了摇头说，南姐，你也学会说官话了。我现在肩上的担子就不轻，能把现在的工作做好我就心满意足了，可不敢想别的。当然，如果组织上把更重的担子给我挑，我也不会推卸，我早就把一百多斤交给国家了。你说呢？

三个人又随便聊了几句，主任就把杨少白送上了车。

“南兰，你的这个同学不简单啊！”

南兰不解地问，他怎么不简单了？主任摇着头说，你这个南兰呀！装糊涂是吧。市里上上下下都在传言，杨少白有可能在下一届市委班子选举时出任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或者组织部长一职，你难道不知道？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，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是该走了！主任有些感触，没有再跟南兰说什么就上楼了。

南兰走进办公楼。她本想到李子霖办公室汇报一下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，却在走廊里碰上了省厅副厅长楚湘。楚湘正带着人在局里检查工作，看见南兰从门口走过，马上把她喊住了。他悄悄对南兰说，我这次来市局，主要是考察干部，我觉得你的年龄、工作能力都是一流的，这次刘冠军案件，你们处贡献最大，这些都对你的晋升有好处，……只是有一句话我想告诉你，局里有好几位领导呢，你不要跟李子霖走得太近，会让人家说闲话的，从政嘛，是要跟紧人，但也要看跟紧谁。李子霖在局里有些家长制作风，容不得别人有其他意见，群众有反映，你要注意这些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是怕毁了你的政治前途啊！楚湘语重心长，说得十分诚恳。

“谢谢楚厅长。你放心，我虽然不懂得官场的是是非非？但

我懂得做人的基本原则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注意的。”南兰讲得很委婉。

“那好，那好，你去吧，我看子霖在等你。对了，南兰，我今天跟你讲的话，只是我个人的意思，不代表组织，你记住就行了，不要告诉别人，有什么事儿就来厅里找我。我楚湘虽然不是厅里的老人儿，但我在市委还是有些关系的。好了，说多了，走吧。”楚湘亲切地握了握她的手，把她送出门。

离开楚湘，南兰笑了。她明白楚湘的用心，她也知道楚湘在市委市政府是有些关系，李子霖是没法与他相比。她更知道李子霖把心思全用在工作上，根本就没有空隙去干这个。只是她弄不懂的是，为什么官场上有这些是是非非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？为什么投机钻营的人仍然官运亨通？她为此只有长长的叹息。

李子霖看见南兰脸色有些不对，也没有问。南兰坐在他面前，向他汇报了近期处里的工作安排，说了对唐人的审问情况，也谈了欧阳程瑞的话。李子霖听完，脸上依然是那样平静，点燃了一支烟。

“南兰，你们处是局里工作的中心处，担负着重要的反间谍工作，我不想说更多的，只希望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个职务。反间谍工作是长期复杂多变的。刘冠军案件只是一个意外事件，他们仍然会想方设法对我们渗透，这一点你务必记住。我们天天在谈对祖国的忠诚，说实在话，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信念、理想支配的。没有信念，我们形如走兽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回去后抓紧工作。”李子霖挥了挥手，也不看南兰，低下头看着文件。南兰说我走了，他嗯了声，眼睛仍然没有离开文件。

南兰回到处里，刚坐下，丈夫曾平的电话就来了，曾平告诉她，今晚不回家吃饭了，外省市组织部来了几个外调人员，我要接待一下。曾平在市委组织部当处长，平时工作挺轻闲的。南兰嗯了声答应了，然后把楚湘跟她说的话告诉了他。曾平沉默了片刻，关心地说，楚湘在市委市政府关系网复杂，据传闻，他早就不愿当那个省厅的副厅长了，想取代李子霖。虽然职务都是副厅，但李子霖实权在握，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得罪他为好。李子霖是个反间谍专家，这没的说，但在官

场上肯定不如楚湘，太多太多的经验，太多太多的教训都说明了这一点，你明白我的话吗？曾平声音有些大。

“我不明白。”南兰明知丈夫的话有道理，但听起来就是有些别扭：“我看你是越做干部工作，越油滑了，没有半点原则。我也弄不清楚你们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什么？好了，有话回家说吧，我忙着呢。”南兰不高兴了。

“南兰，你不懂官场上的是是非非。我知道你热爱你的工作，但你不要忘记了，你首先要保住你的职务，或者说拥有更大的权力。你不要以为想当官有什么错，一点错都没有。你的理想，你的抱负，都要靠权力去支撑啊！”曾平越说越感慨万千。

南兰不想闹什么不快，搪塞了两句就挂了电话。她看了看表，处务会的时间到了，这才收拾东西，拿着笔记本走进了会议室。参加会议的有副处长和各科科长，她特地把欧阳程瑞喊了进来。会上，传达了李子霖关于处里工作安排的意見，安排了下一阶段的工作，请欧阳程瑞专门就目前的工作情况谈了几点意見。最后，南兰在会上强调，各科的基础工作绝不能放松，对每一条线索都要一查到底，绝不能在思想上放松对自己的要求，任何疏忽都可能会铸成大错。

会议一散，她马上召集几个骨干，布置了一些具体的工作。她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场风暴正在向她袭来。

第 3 章

香港人起得早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购买报纸，看看今天有什么重要新闻。快节奏的香港人，实在活得累，连吃早点都闲不着，一边吃一边拿着报纸或杂志看，要不就看电视新闻，六合彩、赛马、大大小小的演唱会，让你眼花缭乱，忙都忙不过来。

大东公司副总经理毛柏顺刚走到楼下，夫人高清就喊：“柏顺，药还没带呢。”毛柏顺停住了脚步，等着高清。高清蹬蹬地跑下了楼，气喘吁吁地说，你这个人也真是的，什么忘了也不能忘了带药呀！她嗔地埋怨他，把一盒“速效救心丸”塞在他西服口袋里。

毛柏顺皱了一下眉，看了她一眼，又摇了摇头说：“我跟你说了，不要买大陆的药，省得人家说我又向着那边。”

高清嘴一撇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！只要药有效，你管它是共产党的还是民进党的。药是救命的，跟政治联系不上。对了，你可要早点回来，今天是我们结婚十年的纪念日，我等着你。毛柏顺心事重重的样子，鸡啄米似地在她脸上吻了一下，就走了。

车开到花园大厦附近，就走不动了。毛柏顺停下车，打开车窗，望着过路的人问，到底怎么回事，怎么走不动了？一个老者摇摇头说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，民进党比国民党还腐败，这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！毛柏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卖报声就传了过来。卖报了，卖报了，《星岛日报》又有新闻了，李登辉非法挪用 35 亿黑钱啊！台湾用金钱笼络布什班子啊！动用 40 万元接待福特，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决策啊！买一张吧，绝对内幕，绝对机密！不可错过啊！卖报的叫卖声不绝于耳，让你一听就生烦，弄不清楚是新闻界的炒作还是真有其事。

毛柏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，但还是掏钱买了一张。一看，脑袋就嗡的一声。《星岛日报》用影印件的方式，刊登了台湾当局用“秘密账户”收买美、日政要的“外交机密”，大东公司名列其中，说大东公司就是军情局香港站，并点了叶炳南、毛柏顺的名字。

“这伙叛逆！”毛柏顺咬着牙骂道，多少年的辛苦奋斗建成的点线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。他一边开着车，一边想：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在这样的队伍里混日子有什么意思，还不如……他想到这里，突然调转车头，又折回了家。

高清看着去而复返的毛柏顺，惊诧地问：“柏顺，又丢了什么东西？慌慌张张跑回来干什么？”

毛柏顺一把抓住她的肩，摇着说：“高清，跟我一块回大陆吧。军情局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”说完把报纸上的要闻跟她说了一遍。

高清用手帕擦着他的脸，平静地笑了，柏顺，碰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，让你这样心烦。你不要忘了，你是军情局一手培养起来的，你手上有几条人命，共产党会放过你，会对你好？况且叶站长也不是等闲之辈。听我的，不要胡思乱想。纵然军情局工作受了挫折，也不至于倒台。台湾不会独立，大陆也不敢进攻台湾，我们这辈子会平平安安地过的。

“算了。”毛柏顺拨开她的手臂，断然说，人各有志。高清，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家里的存款留给你，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。说完，他从桌子上拿出一叠材料，又打开保密箱，拿出一摞照片放进了公文包，转身要走。

“你……你不能这样呀！”高清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一时僵住了，等反应过来后就嘶哑着嗓子喊了起来。她紧紧地抱住毛柏顺的腿，哭着说，你不能说走就走呀！十年的夫妻，就……就这样完了？你就这样狠心地抛下我不管了？柏顺，我从来也没有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懦夫，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管。你的儿子还在台北，你难道连他也不要了？你……你真是让我失望！

毛柏顺长叹一口气，俯下身子，把她抱了起来，擦干了她脸上的泪痕，吻着她冰凉的脸，动情地说，高清，我是爱你的，一生一世爱你。但我……我是个男人，男人，懂吗？男人就是

一只展翅高飞的大雁，无论天空乌云密布，还是暴风骤雨，他都要展翅飞翔，直至死亡。这就是男人。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无论我走到那里，我心中只有你一个人。听话，让我走吧。

“不。”高清抱着他的腿不放：“柏顺，除非你杀了我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”

毛柏顺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把她扶了起来，让她坐下，心平气和地说，《壹周刊》和《星岛日报》把军情局那点底细全抖了出来，大东公司名列其中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外围机构要多少年才能建立起来，跟着这样的政府有什么前途？据说刘冠军那个混蛋已经把很多秘密复制成光盘，我们弄不清楚他又要抛出什么东西。民进党政府给台湾带不来幸福，他要把台湾带到毁灭的深渊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陪葬品呢？

不。高清双手绕住他的脖子，坚定地说，你说得再好听，我也不会放你的。我们家在台北，儿子在台北，我们的一切都在那里，你叫我怎么放得下心。柏顺，你听我的，不要为了什么理想去奋斗。理想是个什么东西，好好地活着才是惟一目的。

毛柏顺知道无法说服妻子和自己一块走，他苦苦地笑了一下，突然，把高清按在椅子上，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绳子，把她捆在椅子上，高清就不能动了，坐在那里嚎叫。毛柏顺对她说，对不起，高清，我只能这样做了，你保重。说完转身下楼，消失在茫茫的车流中。

高清挣扎了一会儿，手就够到了电话机，她拨通了叶炳南的电话，哭着说：“叶站长，柏顺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，竟然要投奔共产党。看在你们共事多年的份上，赶快拉他一把，劝他回来，千万不要伤害他。”

“高清，你冷静点儿。”叶炳南声音低沉地问了事情经过，就挂了电话。

毛柏顺出门就把车开得飞快，从铜锣湾皇后大道中环路通过海底隧道直奔九龙罗湖口岸。车行至影都影剧院附近，叶炳南的电话就打来了。他口气柔和地劝道，毛老弟，不要做蠢事，这样会毁了你们全家的。你要想清楚，你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，他们会有好果子让你吃？不要做梦了，回来吧，就当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毛柏顺一边开车一边冷静地说，叶站长，我知道你拿我当兄弟一样看待，我不会忘了你的情义的。古人云：良禽择木而栖。我非良禽，但也不是笨鸟，我当然要寻找一处任我飞翔的天空。对不起，谢谢了。叶炳南暴跳如雷，吼道：姓毛的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我是看在我们十几年的情分上，看在高清对政府忠诚的份儿上，才这样劝你，否则……我再给你几分钟时间考虑，你想好……

“用不着。”毛柏顺果断地说，叶炳南，你不要忘了，香港现在是在大陆管辖之下，乱来恐怕对你没有一点儿好处。说完挂了手机。不一会儿，电话又响了，他一看就知道是谁的电话，声音柔和地说，白蛇，你难道也要劝我回去？

“柏顺。”一个女人的声音温柔地传来：你难道忘了我们在山竹山庄立下的誓言，你忘了我们相爱的那些美好的日子？柏顺，我是爱你的，生生死死爱你，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？我们与大陆斗了半辈子，难道要成为被世人唾弃的叛徒？你做间谍也多年了，你知道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这个。回来吧，让我们联手，创造间谍史上的奇迹。

毛柏顺哼哼地笑了，白蛇，我知道你是个出色的间谍，但你不要忘记了一句俗语，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。就这样的政府，能创造出什么奇迹？我对前途完全绝望，让我走吧，我走到哪里也不会忘了你带给我的快乐。毛柏顺不愿听她的劝告，干脆关了手机。

汽车刚过九龙坑，几辆汽车就追上来了。枪声一下紧似一下，打得玻璃和钢板咣咣响。毛柏顺冷静地开着车，脸上没有一丝紧张，等汽车快追到时，他突然调转车头，往回开。后面的汽车来不及刹车，有的撞到山崖，有的掉下了山沟。毛柏顺又转回来，顺着山路往前奔。

作为职业特工的毛柏顺，显然对这些追杀再熟悉不过了，他很巧妙地一一躲过。而作为他上司的叶炳南，更了解部下的思维方式，毛柏顺的车刚进入罗湖口岸停车场，几辆汽车就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他毫无办法，只好停下来，拿好皮箱走下汽车。迎面走来的是他的同事，有“独狼”绰号的杀手皮亚夫。矮个子的皮亚夫这次没有拿枪，带着五六个人空手走了过来，很疑

惑地问，毛兄，叶站长说你背叛政府，是真的吗？要说别人这样做，我信，你老兄，打死我我也不相信，你的手上沾满了他们的血。毛兄，我从不相信你会背叛政府！

毛柏顺冷冷地说，叶炳南说对了，我对军情局已经完全绝望，我要走了，你老弟要想立功，就把我的项上人头拿去，我毛柏顺要是眨一下眼，就不是娘养的。

皮亚夫倒退三步，眼睛里露出惊诧之色：你……你真的是。唉！你到底哪根神经错乱了？毛兄，纵然你要走，我也不会阻拦你。你看，我连枪都没有带。毛兄，为弟的还是要劝你一句，回去吧，大陆到底能比台北好到哪里去？

毛柏顺喝道：“独狼，你站住，我知道弟兄们执行公务，没有办法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留。今天我得罪弟兄们了。”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支瑞士席格索尔九毫米 P220 手枪，对准独狼等人。

“独狼”傻了眼，嘿嘿地一笑，毛兄，想不到你为今天的行动作了如此周密的准备，连特别空勤团使用的家伙也弄到了。好，好，你狠，你狠。说着倒退几步，让出一条路。

毛柏顺刚走到独狼边上，独狼眼皮就眨了几下。毛柏顺警告：独狼，我知道你眼皮在跳，又想杀人了，是吧。记住，我救过你的命。不要逼得鱼死网破。

独狼哈哈地笑了：“知我者，大哥也！好，一命换一命，省得外人说我独狼不仗义，你走吧。”说着一挥手，让毛柏顺走了。

第 4 章

毛柏顺刚跨进检查站，叶炳南就赶到了。

他来不及训斥皮亚夫，就急匆匆地闯进了检查站，对着检查站人员说，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是毛柏顺的哥哥，他跟家父闹了点小矛盾，要离家出走。检查人员正在看毛柏顺的身份证，一听他的话，都停住了手，看着他。叶炳南走上前，拍拍毛柏顺的肩，走吧，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了，跟我回去吧。

毛柏顺挣脱他的手，嚷道：“他……他不是我哥哥，他是军情局香港站站长叶炳南。”边上的人一听到他的话，就有几位香港警察和大陆武警走了过来，把叶炳南团团围在当中。

“你……”叶炳南气得话都说不出来：“柏顺，我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说完又对着过来的人说，不错，我是香港站站长叶炳南，他是我的部下，你们大陆不是讲究两岸团结吗，为什么要策反我们的人，难道这就是你们的政策？”

“住嘴。”一位佩戴警督警衔的人走了过来，警告说：“不要在这里搅乱视线，什么大陆、香港、台北，这里的人都是中国人，我不管这位毛先生是不是你的人，他持有合法证件，符合返回大陆的条件，你无权制止，明白吗？”

还未待毛柏顺从惊恐中反应过来，一个漂亮的女人风风火火地从外面冲了进来，疯一样倒在他怀中，泪流满面地说，柏顺，你……你就这样抛弃我不管，你真的被他们赤化了，那边就这样让你放不下。亲爱的，听我一声劝，不要抛弃爱妻亲子，不要让一个女人为你心碎。毛柏顺抚摸着她的头，动情地说，白蛇，原谅我，原谅……你会明白我这颗心的，你……你会明白的……话未说完，叶炳南一挥手，几个人从两侧冲了上去。

“不要过来。”毛柏顺嚎叫着。一把抓住叶炳南，掏出手枪，对准他的脑袋。警察和武警哗地一下散开了，都掏出枪，把他